

3113 霍城文史资料



第三辑 1994年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城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霍城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霍城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

霍城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总编	李大修
主编	宫志刚
编委	何定万
	贺 斌
	佟连福
	刘鸿才
	宫志刚
	李大修



并肩前进

现任县政协领导和部分离退休原任政协领导合影。

前排右起：吴占鳌（八届、九届政协副主席）、吴广智（七届政协副主席）、朱林芝（六届政协副主席）、宫志刚（七届政协副主席）、黄立东（九届政协副主席）

后排右起：高宏（九届、十届政协副主席）、李大修（八届、九届、十届政协主席）、艾拜都拉卡力（八届、九届、十届政协副主席）、马克礼（十届政协副主席）



《霍城文史资料》编委在研究工作照

目 录

- 伊犁辛亥革命一页.....宫碧澄 (1)
- 惠远城来了子弟兵.....史 文 (13)
- 六军合作社边境贸易情况我所知
.....阿力侃·定升 朱文山 (22)
- 进驻伊犁惠远的点滴回忆.....陈悦然 (26)
- 霍城县史事记 (1949—1989)贺 斌 (30)
- 霍城县文物.....佟连福 (123)
- 前苏联华侨回国纪实.....阿力侃·定升 (165)
- 惠远城历史片断.....斯得克·伊明 (173)
- 忆绥定县三十年代情况点滴.....王占录 (181)
- 新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传略.....魏长洪 赵峰 朱瑾 (184)

伊犁辛亥革命一页

宫碧澄

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，仍然深刻地印在脑子里。时代虽然转移，童年时代的一切，现在却又涌现在眼前。

革命的爆发

那是宣统三年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父亲象往常一样，回到家里给我祖母和我母亲说《三国》。我们孩子也安安静静地坐在炕上听。也象往常一样，我父亲说到下回分解处，喝口茶休息。在没说第二段以前，我父亲忽然对我的祖母说，外边这两天风声很紧，听说粮子（军队）要变，志将军把武备速成学堂的学生都要调出来查夜了，今天只说两段吧！早一点休息。

第二段刚说完，大约有十点钟左右，远远传来一阵枪声。我害怕地躲在祖母的旁边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枪声继续响下去，越来越密。在枪声中紧跟着炮声响，声音好象越来越来近。半个钟头以后，在紧密的枪声中，呼隆隆的炮声，震得屋子玻璃窗子乱动。接着对面西房墙上的火光照得透明，嘈杂的人声，夹在枪声中似乎很近。这时屋子里，鸦雀无声，只有熊熊的炉火在灯熄后的屋顶棚上发亮。父亲默默地走到窗口，拉开窗帘，看着对面墙的火光，听着枪炮响和人声，慢慢地跟祖母和母亲说，大概在将军衙门附近。

父亲要到院子去看看，他走去不久，东边的枪声更密起来。

有的枪弹听着好象掠过院子的树顶。呼隆隆的大炮又响起来，接着又是一阵人的喊杀声。父亲回来说，烧的大概是将军衙门。前院住的管带钱广汉也没有在家。这时西房墙上的火光，还没有下去，可是不象方才那么透红，有些发淡红色了。一个钟头后，窗帘上看不见西房上返照的火光，枪声也比方才稀少了，嘈杂的人声中间，夹杂着马蹄响，听起好象由东向西移。

半个钟头以后，人声好象过了鼓楼，枪声一阵阵的又紧起来，接着又是一阵大炮响。在紧密的枪声中，夹杂着人声，又传来一阵响，陡然从西方升起一个大火球，照满了窗子，越来越红。枪声更紧，人声更大。在沉静的屋子里，父亲又走到窗口说，这火不在领队衙门，就在都统衙门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外屋的门响了，进来个拿枪的人，大家大吃一惊。他拿下皮帽子，方才认出是表哥王玉林。他说革命党人今天起义了，拿下南库后，打毁了将军衙门，志将军跑了，正在搜查。现在正打都统衙门和领队衙门，已经通知咱们饭馆给革命党人做夜饭，天明以前，一定要拿下北库。父亲哼了一声，祖母刚要同他说话，他一转身就走了。福母唉了一声，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

我因为听久了，也不象方才那样怕，想到院子去看看，被父亲呵止住，祖母叫我揭开窗帘看。这时西北方照来火光，没有以前那么大，可是枪声不断地在响着。借着火光，只看见挂在树枝上厚厚的一层残雪，和飞走又回来栖息在树上的乌鸦。火光逐渐的退下去了，黑沉的屋子里，感到有些寒意。外边的枪声还在不停地响着。

第二天的情况

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，醒来已是天大亮。西北角仍然传来稀

稀拉拉的枪声，有时也紧一阵。父亲已不在屋里，我告诉母亲要出门去看看。出了我们西套院，跑到前边大院门上。东大街商店和住家的门都全关着，街上行人很少。每家门口都插着一张桑皮大白纸，上画的有光芒的太阳。有的只在一个不大的圆圈上面斜画出几根红杠。街上显得冷清，我回到院子里，由北侧门跑到饭馆子去，北大街象东大街一样，家家户户都闭着门，门框上插着一面画着红太阳的白纸旗。

不久，父亲从外边引进一个蓬头长须穿烂皮袄的人，仔细认出来是木匠张才，因为吵架押在对面保甲局的犯人所里。父亲对他说，傻东西，人家都跑得没人影了，你还蹲在那里干嘛？这时街上忽然一阵马蹄声，接着就是一排枪响。父亲叫我去拴大门，大门缝里听见外边有人说广将军骑马过去了，后边有人向他开枪。

刚吃午饭，前院的同学叫我同他到将军衙门去拾东西。他说衙门烧光了，地下挖出来好多东西。将军衙门外边的栅栏围墙东倒西歪，衙门内外的大门烧掉了好几扇。从大堂一直到三堂的屋子，都烧光了，地下没有烧光的木头还在冒烟。大人小孩拣的东西可多了；有的抱着烧毁的衣服，有的拿着烧了一角的皮箱，有的拿着座钟两人在争；瓷器家具在焚烧过的高低不平的地上全露或半露着；烧了一半的公文、纸张、案卷，飞得到处都是，破墙下冒着浓烟，间或看见一两个满身或满脸血污的死人。看样子，有些在表面上的东西早被人拿走，后来的人都蹲在地下拿手或小刀在挖。来挖东西的人不少，陆陆续续地来，陆陆续续地走。

太阳刚刚向西转，我们正挖的出神，外边传来一阵人声，有的已经喊着向前来，人喊着说志将军藏到文庙里捉到了，现在要拉到鼓楼根去砍头。

鼓楼不象往常那么热闹了。鼓楼洞和西边不见一个摆摊的，只见三三两两一堆堆的人在谈话，有的又好象在鼓楼洞里看告示。在东大街的鼓楼跟前，人越聚越多。我从楼南边洞里跑出来，

猛见前边围了一大群人，接着两声枪响，一股人流又奔向那里。人群围得很紧，我从大从腿边使劲挤到前边去。地上躺着一个头朝南，年约五十开外，身穿天蓝绸棉衣的人，没有穿鞋的白布袜底上沾满了泥雪，脸上两道刀伤，光着头一动也不动。人们指着他说，这就是志将军，捉他的人心急，没有等着砍他，就拿枪把他打死了。

我越过鼓楼到西大街，跑到副都统衙门，见到焚烧的情形同将军衙门差不多，有些人在那里拣东西。我蹲下在土里挖了半个钟头，见后边的都往外跑，我也跟出来走到南大街。在对着九如居饭馆的街东面的白杨树上，挂着一颗人头，许多人在围着看。我走到人群中，听说被杀的是营务处的总管，平时大家最恨的人。有些人，一边看，一边在骂。

我拿着拣到的破烂罐子回家。母亲说父亲奉命再出去了，天黑就要戒严。

我祖母和我母亲都盼望着我表哥，他一天都没有见面了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，他们都很焦急。

天黑了，外边到处都传来稀稀拉拉的枪声。鼓楼上的钟鼓，象往日一样，不时的在报更。

革 命 军 政 府

在志将军手下的官们，有的象他一样死了，有的跑了，有的藏起来。整个来说算塌台了。没有被革命军烧掉的衙门上挂的虎头牌军棍和皮鞭子也不见了。衙门里也看不见带枷的人。街上出了告示，叫人们不要害怕，各安生业，商人要照常做买卖，不要听谣言，有惑众的拿到治罪。每天黄昏前后，杨缵绪坐着三面有玻璃窗的轿子马车，前边走着四个大刀队，后边拥着一群护卫

来巡街。他办事的的军政府在西大街，过去热闹的东大街，显得较前冷落点了。

当时革命军组织了军政府，好象推从前的将军广福为临时都督，杨缵绪、贺家栋、冯特民、李辅黄、郝可权、黄立中等分别任军务部、民政、外交、财政等司长、师长、总兵等职务。军政府开始清理营务处、粮响处和有军械的南库和北库。恢复了官钱局，红白铜钱照常流通，还准备发行油布官贴或纸贴。改组了毛皮公司，同时恢复了对俄的关系，布匹、食油、块糖和一般日用品照常进口，中国的皮毛、茶叶、羊肠和其他土产品照旧出口。

军政府成立后，过去在伊犁将军统治下的宁远道台，绥定的镇台，霍尔果斯、芦苇沟和清水河子等地，以及有哈萨克住的特克斯、崆古斯，蒙古住的博尔塔拉和四颗树，都次第归服了军政府。各处交通也逐渐恢复了，人心安定下来，这个九里三方方正正的小城开始又有繁荣气象了。

过去的南洋的军改编了。有的两湖人去开肉铺或卖馄饨炒熟面。锡伯和索伦营因为是清政府的驻防军，领队虽没有取消，也无实权，无形解散，有的人多回到河之南（伊犁河）牛录上（村子）去种地，新老满营人没有了将军都统，他们一出生就领到的七两三钱银子也没有了，有的去做买卖，有的到圩子（村子）去种地。

军政府因为成立不久，主要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方面。同时，迪化方面是否能响应，还没有消息，所以对于文化教育方面，就没有及时注意。伊犁初等小学，惠远两等学堂，都没有恢复。两等学堂的桌椅家具和图书叫一些一学生和附近的居民拿完了。有的讲堂的门窗，也叫人劈掉烧了，后来才派军队驻扎。过去曾鼓吹过革命的《伊犁白话报》也停办了。

在伊犁革命政府成立不久，一种好的风尚在到处流行着：男人开始剃头不留发了；开通一点的家庭，也不给女孩子们缠脚

了。除革命政府提倡天足和剃头以外，对老百姓在向官府有所要求时，免去拜跪。革命政府还特别出了告示，要汉族群众不要对维吾尔族群众有侮辱性称呼。

革 命 前 的 情 况

武昌起义成功和各省纷纷响应的消息，接二连三地传到新疆来。人们都在猜想：新疆能否起义，地点是在伊犁呢？还是在迪化呢？

据我父亲早年告诉我们：伊犁是伊宁、绥定、惠远、广仁、瞻德、惠宁、熙春、霍尔果斯等城，以及河南锡伯营、博尔塔拉、特克斯、崆古斯、大河沿和精河等地的总称。关内的人说到伊犁河，象说到红庙子是省城迪化一样。伊犁将军管辖在伊犁地区的都统或副都统，锡伯和索伦营的领队，蒙古和哈萨克的王公千百户长与满汉步、骑、炮兵营，还有塔城的副都统管辖下的锡伯、索伦和蒙、哈等族。全疆的巡抚、藩台、臬台（按察使），道台、州、府、厅、县都受他的辖治。全疆南北两路的维族王公，伯克以及焉耆、乌苏和迪化一带的土尔扈特、额鲁特、和硕特、察哈尔等地的王公等也归他管辖，听他调度。这个设置在新疆西陲重镇的将军，据说他的地位仅次于奉天将军和杭州将军。因为志锐是满清的皇亲人，所以这个将军的地位却高于杭州将军，有些同奉天将军平了。

记得志锐被派到伊犁来当将军的时候，正是满清王朝快要下台的宣统年间，他的前任是广福，人们都说他是好人。志锐心胸颇大，自命不凡。他到伊犁来曾有些说法。当时新疆大小官吏和王公大臣，都怀着敬畏而谨慎的心情来迎接他。

志锐到伊犁后，据说搞了一次整顿，给地方上带来严肃而紧张的气氛，营务处、粮饷处的措施，使各营的兵勇缺粮罐响，市面

上也不象往常那么活跃，鼓楼的夜市场也收的很早，满人的气势较往常不同，老百姓在街上多所回避。在夜禁巡逻时，往来的行人时受盘问，鼓楼上的更鼓打动着每个人不安心弦，都感到有什么重大事变要降临。

将军驻在惠远城，新旧满营住在东南和东北城，锡伯和索伦驻在西南和西北城，东西南北四大街是汉人居民和商店。通向伊宁的东门外边，维族商人居多，通向绥定的北门外，回汉两族居民较多。在城里西南角小校场上，驻扎着一部分粮子，西北城角驻扎着锡伯和索伦营的兵。有部分粮子驻在东门外的大校场，还配有满人骑兵。南门外也驻扎着些粮子。城内的将军、都统、领队以及其他的衙门和城门口，都有兵勇把守。全疆除迪化外，再没有象这个小城驻扎的这么复杂了。

我祖母告诉我们，我父母亲和她都是由关内来的。在左宗棠、刘锦棠西征时，河北、河南和陕、甘等省的人有的吃了粮，有的来赶大营做小买卖，进入了新疆。新疆设省后，又来了一批两湖人的南洋军队。还有些跟大营来的人，因为新疆好混，也都留了下来。驻在伊犁河和红庙子一带的锡伯、索伦或满人，都是乾隆或道光年间，由东三省调来的，现在他们都成了新疆土著。汉人虽然有的在 新疆成家立业，每个人还没有忘记故土。在省城他们有山西、两湖、陕甘和冀鲁豫等省的会馆、同乡会，时常同关内保持着联系。关内各帮会、道门也因为他们的关系，在新疆各地发展起来。在他们之间，虽说职业不同，省籍各异，可是在感情上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。这种情形，有时在同满人或维人等殴斗中表现突出。

新疆是清政府时代的协饷省分，在开省以前，军用食粮和民用食盐、茶叶等都要关内运来。武昌和各省起义成功后，清政府也无暇顾及。向新疆运输货物的太仆草地和陕甘大道，也因为内地各省革命的关系，不大畅通或根本不通。宣统末年不只军饷不

能照旧指拨或接济，就是日用生活用品，也因此有所缺乏。这就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人心的不安。

伊犁的革命党人，听到关内各省起义成功的消息，根据国内形势和新疆当地情况，着手在伊犁策划起义。他们利用了同乡会，帮会道门的关系，策动军队，说服有关人员，谋取军械库，防备新旧满营和锡伯、索伦营，以及如何袭击各衙门。他们在起义的那天，很顺利地拿下南库，摧毁了各发号施令的官僚衙门，防堵了满营对抗和进攻，建立了革命军政府。

革命政府进军迪化

伊犁革命成功以后，新疆还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地方受着省城迪化清政府官吏的统治。他们仍要效忠清政府，与伊犁革命政府对立。

伊犁各地军民很快乐地过了新年。农民们正忙着准备春耕，牧民们也正整理地窝子。在一天早晨，街上的深泥还没有开冻，一队队的荷枪军人、骑兵、炮兵经我们北大街门口向北门外开去。据说同省城打仗了。人心又浮动起来了。从那天起，三天两头有军队从北门开过去。他们从芦苇沟（广仁城）冒着严寒，越过崎岖险峻的果子沟山，二台、三台、四台、五台，向着大河沿和精河进军。新疆军队，伊犁号称劲旅。南洋军的军械齐全，蒙、哈各族与锡伯、索伦军队骁勇善战，伊犁地方形势的险要和富庶，都比迪化方面占有优势。开仗以后，胜利的消息，不断地随着运回的少数伤兵传播到各处。杨缵绪的马车有时傍晚出现在泥泞的街道上。

不久，传来两军胶着在精河以西的消息。接着又传来对方打过精河以东，迪化要派人来讲和，顺从革命政府的喜信。这时，城

里头又出现一片欢腾热闹的气象。

人们的快乐的心情，忽然间受到钱广汉投降迪化的确信感到不安。锡伯和索伦的步兵，蒙古和哈萨克族骑兵，回汉维各族的混合军队，还有一两起的炮兵，又一批批地开上前线。

钱广汉的投降，使革命政府军队的主力受到相当的影响。革命军的进军计划，军队布署和军需用品的储备，以及各要害的布置情况泄露无余。这是对革命政府的一个打击。因此，革命政府在安定人心的同时，迅速改变作战计划，调动前后方军队，加强军需用品运转，鼓舞士气，以补救这个缺口。

新伊议和与革命政府的解体

过了不多日子，人们又传说：同迪化不打仗了，冯特民、李亚权去塔城议和了。人心感到一种松快。又隔了不多日子，又传说杨麻子（杨缵绪）宣抚南疆去了，新疆统一了。这个消息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快慰。

我记得好象在初冬一个阴沉的黎明前，一阵枪声，从梦中把我惊醒。以后连续不断地在城内各处响着，时而听到街上马蹄声。这样的情形大约有两、三小时的光景才逐渐沉寂下去。我祖母好象告诉我说，新招的军队在演习呢！因为伊犁同迪化开仗以后，各队官兵牺牲不少。可是我祖母的话，因为我听前院同学说街很乱即没有相信。

午饭后才敢出门，看见街上往来的人不少，有的一堆堆的指手划脚地谈论着。许多人从东大街往北大街走。有人说马得元（马得元，回族）把冯特民、李亚权杀了。我走到鼓楼北大街口，见到路东电线杆上挂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，围挤着一群人在看。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当时闹不清楚。后来听我父亲对我祖母和我母

亲说：迪化同伊犁议和，有些条款上，尤其是在军政府权归属的问题上，冯特民、李亚权争得利害，非要归伊犁不可；迪化方面不答应。外边谣言很多，传说杨缵绪要带兵去打迪化，又说杨缵绪到南疆宣抚去，杨缵绪担任的军务部长职内部有争执。又说北京调冯特民、李亚权不去，指使投降迪化的蔡乐善马队，在迪化哗变，喀什道袁鸿祐们被杀，以及各县的起义，都是冯、李煽惑的，北京来电叫广将军把他们杀了。

伊犁军政府的杨缵绪去喀什、冯特民、李亚权被杀、黄立中调迪化当财政司长，贺家栋和郝可权不愿做官回关内，其他如徐三泰、姜国胜、谭钟麟，走的走，调的调，在广福病故后，这个有历史意的革命政府也就无形解体了。

会见辛亥革命老人

在伊犁革命后的二十多年或三十多年，我在北京、南京会见了黄立中、李梦彪、杨缵绪。这些革命老人精神健壮，谈锋很利，回忆往事，磨拳擦掌，兴高彩烈，都很想再到新疆干一场。

那时候，黄立中和李梦彪，是新疆和陕西的国会议员。黄立中谈到起义的那天晚上，他们用了很巧妙的方法，得到了军械库的钥匙，蹑不防袭取了南库，叫粮子弟兄们很快得到枪支弹药。能够按时的进攻将军衙门和其他各衙门。李梦彪谈那天如何到东门外，南门外，以及在城内接洽起义军，差一点在城外没有赶回来耽误了起义。在攻打将军衙门的时候，大门打了许久不开，有些人死了，有些人伤了，他着了急，拿了几桶煤油泼在大门扇上，找来开花炮，调过炮口朝着大门给它来了几下，火也着了，门也开了。大家一哄攻到大堂，又朝里面开了几炮，穿过二堂到三堂，把衙门的人都镇住了，给它一个烧打并进，夺取并摧毁了将

军衙门。在打都统衙门时，我们照旧用了火攻计，用煤油、大炮又干了一番。打领队衙门没有费很大的劲，一会就拿下来了。从白天中午到第二天中午整整一天，连口水都没有喝。

杨缵绪在新疆盛世才登台不久，大概是1933年夏天吧(?)甘肃马仲英正从哈密、奇台一带会合加尼牙孜向迪化进军的时候，他从武汉来到了南京，很想得到反动政府的任命，以他过去的威望，新疆人民对他的怀念，去治理新疆。他虽然老了，他那健壮的身体，炯炯发光带着神气的双眼，和那响亮的嗓子，不由得使我回想到他在伊犁时雄纠纠地坐着马车时那种威武的样子。他谈到过去在伊犁革命时精神十足，声传隔室。他说，新疆那时交通不便，传递消息困难，各地起义时间不同，内部意见不一，没有达到理想。当初有人计划伊犁、迪化都动，有人主张伊犁将军所在，如果成功，迪化必然降服，那知道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伊犁起义的日子我们都提前了，因为有人在武备学堂透露，我们才提前“架式”的。钱广汉、蔡乐善们投降迪化，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的挫折。当时财政困难，前方战事的消息也不好，人心也想和平，想借着同迪化议和的时间喘一口气再干。那时候喀什边永福、魏得喜起义杀了道台袁鸿祐、参将汤殿恒；在阿克苏、汤友廷、高绍等起义杀了道台陈亚源、知府王乃发；库车的谭长谷、钟冠华们起义杀死知州毛英畏；焉耆由吴怀首主谋，连浚泉、何正无们杀死知府张铤；巴里坤胡登科、王魁无们杀死巴里坤同知张在仁；甚至在地方辽阔，人烟稀少的若羌，也在卡墙杀死知县胡奠华。起义的不只这几处，可以说普遍全疆了。这么好的形势，使我们伊犁方面没能坚持冯特民、李亚权在议和时争取军权的主张，黄立中要去迪化当财政司长，贺家栋、郝可权们都要回家，我当时也以为议和成功了，功成告退，去到南疆宣抚。如按当时的形势，蔡乐善队伍又在迪化起义，杨增新坐在迪化真是一夕数惊，如大家好好干，真不知鹿死谁手。杨增新对南疆各处起义的